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燬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壽禪院始易禪僧明彦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晉公謂奏改為萬壽崇寧二年始加崇寧於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為徽宗荐嚴之所元至正末天下大亂寺為兵所燬羣僧散鞠為榛翳之場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觀來吳為郡周視廢基蹙額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圖不足以起之行中禪師仁公乃寂照和尚世嫡今住虎丘德

涵道融堪為天人師且兼通儒家經史發為文章嚴簡而有法內外之學並至中興之責其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牀笫莜如也稽其穀粟則盎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僕隸無有也泊然獨居若坐享萬鍾之祿者曾不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之士魚貫而來有餽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於山市材於江陶瓦於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究曛

毀隨感而形者也茲刹付之虐焰化樓觀而為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翦翳剔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為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與禪師起廢之功無讓開基瓛公善繼之力必漸復於舊觀皆肇於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於此尚當擴而充之為聲聞為緣覺為菩提埵雖曰等妙是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於此念之外者毋徒諉為有漏因果而忽之哉昔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

頗著靈異吳越時郜思寶等共建二石幢今猶存詩曰
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熈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起凡夫
以法籠絡為周阹汚泥欲現金芙蕖盛衰相循雲卷舒
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湧殿薄太虛鬱攸毒焰翻赤烏
化為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夫須白烟斜日寒隼呼
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胷中藏書比石渠
應聘而起三嗟吁食無粺粮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廬
蕭然雙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閭四方聞者魚貫趨

布帛盈槖粟滿車捆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臾
龍礎承楹列碔砆榱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
懾慳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毘盧法筵誰嗣乃其徒
利如干將温六瑚吳江有刹委平蕪尚留像變金作膚
妙莊嚴相慧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敷直揭紅日昇天衢
大綱既挈萬目攄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
祇令勝槩夐煞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鏜鞳如獲聞鐘魚
有情弱質同巴且暮枯寧復論朝腴一念摇曳風中旟

大雄慈憫猶巳痛乃假塔廟作世模由外修内垢淨除事為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瑶字縈紆後千百載期不渝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金華宋濂撰并書

萬壽禪寺重修記　　吴寛

佛寺之盛多創于前代自後漢流入中國由三國至蕭梁赤烏天監以來緇流法社幾徧天下習其教者固鋭意剏修而人亦樂為之助至國朝始著於律不得擅有

興建況洪武初厭其煩褋且有歸併之令尚何敢於興建乎百餘年來寺復就弊而能修葺者少蓋前代寺多腴田略無限制今則悉入於官凡賦稅之徵無可蠲免大率與農民相等則人人謀衣食之不贍何暇於脩葺乎吳城東有萬壽禪寺相傳晉義熈年間有愔法師自西域來始居之梁唐時更名屢易至宋詔改萬壽禪寺歷年既久而寺蓋嘗廢矣南渡以來江南有十刹之號而萬壽居其一則其盛非特為吳中禪寺稱首而已由元

白菴金公年八十餘矣退居後院以予家居徒步造門
余老不預寺事獨善守之完也惟玆寺甲於吳中然無
所攷幸宋學士之記存雖然直遺初迹耳往往興毁不
能悉彰復乞一言以示將來予感其言竊有撫嘆夫蕭
梁氏至今幾年矣而區區一寺巋然獨存完美之觀尤
加於昔豈佛力之不能護持耶盖其人存則其寺存否
則鞠為草莽固有不知其處者吾見亦多矣盖物係於
人人獨此而已會白菴之裔孫方静上禮部請檄歸住

持以振興遺教扶植清修為己任懇懇申其祖之意來請乃書前寺之所以盛與創守之艱以示其後人俾刻之石通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前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郡人吳寬記

登萬壽寺佛閣　王鏊

吳城第一好山川半醉來登意豁然天際雲開雙塔影城頭日出萬家烟宋朝故老空遺宅吳下叢林不記年今日雙凫同眺望分明身現宰官前

萬壽禪寺在府治東北晉義熈中西域僧法愔建名淨壽院梁改安國唐改長壽宋大中祥符二年丁謂奏改萬壽禪院崇寧中改崇寧尋改天寧紹興中改萬壽報恩光孝禪寺為徽宗薦嚴之地唐僧貫休甞居此號禪月大師寺有禪月閣寺前周廣順中所立尊勝石幢猶存上有吳越軍節度上柱國邵思寶周存禮題名元末兵燬國朝洪武中重建宋濂記嘉靖二十年御史舒汀知府王廷長洲縣知縣吳世良改

為長洲縣學

師子林菩提正宗寺記　　歐陽玄

姑蘇城中有林曰師子有寺曰菩提正宗天如維則之門人為其師創造者也林有竹萬箇竹下多怪石有狀如狻猊者故名師子林且師得法普應國師中峰本公中峰倡道天目山之師子岩又以識其授受原也寺名菩提正宗者帝師法旨與以是額也按其地本前代貴家別業至正二年壬午師之門人相率出貲買地結屋

以居其師而擇勝於斯焉因地之隆阜者命之曰山因山有石而崛起者命之曰峰曰舍暉曰吐月曰立玉曰昂霄者皆峰也其中最高狀如狻猊是所謂師子峰其膺有文以識其名也立玉峰之前有舊屋遺址容石磴可坐六七人即其地作栖鳳亭昂霄峰之前因地下窪濬為澗作石梁跨之曰小飛虹他石或跂或蹲狀狻猊者不一林之名亦以其多也寺左右前後竹與石居地大半故作屋不多然而崇佛之祠止僧之舍延賓之

館香積之厨出納之所悉如叢林規制外門扁曰菩提蘭若安禪之室曰卧雲傳法之堂曰立雪庭舊有柏者曰騰蛟今曰指柏之軒有梅者曰卧龍今曰問梅之閣竹間結茅曰禪窩即方丈也上肖七佛下施禪坐間列八境光相互攝期以普利見聞者也大槩林之占勝其位置雖出乎天成其經營寔由乎智巧究其所以然亦師之願力所成就也師每說法叅問多至數百隨其悟解開導誘掖有所質疑剖析至當莫不虛往寔歸至於

安衆必擇法器不汎然以容檀施與眥視師意向亦不强委師取共具財足即止諸行省平章若河南之圖嚕江浙之多通江西之敏珠行宣政院使若岳叔本肅政使者若布達實哩稽顙問道執弟子禮彌恭旁觀異之師法施平等官資崇庳若罔知也寺成之十三年宜春之比丘之嗣談以臨川比丘克立所撰事狀來京師謁余為記余聞師之名起敬日久既撫其事狀述寺之勝概而記之其師子名義則必有以復於其師與友也古

有師子音佛有師子武佛言佛之威德能制諸魔也又曰師子乳一滴可迸驢乳百斛言佛法之真實能破諸妄也又若文殊之學得於智普賢之學得於行智之勇猛精進莫師子若故文殊之好樂在師子行之謹審靜重莫象若故普賢之好樂在象後之肖菩薩以之莫詰所從也令天目之所謂嵓姑蘇之所謂林其取義居一於是矣而豈獨以山石肖貌言之乎雖然佛有禁格而後有伏降有比儗而後有真贗孰若物我兩忘形勢俱

泯以師子還師子以石還石以林還林然後佛自還佛
法自還法菩薩自還菩薩哉論至於是師必有以警策
其徒矣予聞師所説法不設厓險不輕揄揚不自陳衒
悟解縁由以啟學人揵出蹊徑其為學平寔縝密鞭辟
近裏一時諸方之乍見乍聞而張磔旁午未証未得而
棒喝生風者聞師所言皆噤故自中峰以來臨濟一宗
化機局叚為之一變焉師舊多論建有楞嚴會解若干
卷有語録别録剩語若干卷行於世近乃一掃空言不

榮禄大夫前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高昌簡齋公懸車吳下休心空寂一日語其門客遂昌鄭元祐曰昔普應國師倡道天目時予之先人秦國公方平章江浙行省以其素所學參叩於國師時國師之門人高弟東殫三韓南極六詔西抵身毒北彌龍沙則其近地槩可知已今中吳師子林主人天如和尚在國師之門尤為得法上首穎異而秀出者也余也今兹所寓與師子林相密邇時時扣門瞻禮請益其為室不滿二十楹而

師手書二扁牓名其說法之堂曰立雪禪燕之室曰卧
雲仍命工刻諸梓而揭之以寓余叅承之意子其為我
記之元祐曰世習下趨豈但人情而已要雖出世間者
亦罕不為名聞利養之所動若天如師者殆所謂香象
渡河金翅擘海為砥柱於波頹瀾倒之日振清風於炎
埃腥腐之中也歟夫禪自少林立雪傳心垂八百餘載
至普應國師而其化益隆今天如師上繼普應直截衆
流弘倡大法使真叅實悟之士永有依歸是則簡齋公

立雪名堂之意良有以哉至正七年歲次丁亥秋七月
甲子元祐記

師子林詩序　　　　　　　　李祁

自天如師坐師子林中地益闢景益奇四方之來得於
觀覽悟悦者益衆於是内而京師集賢翰林之名徳重
望外而郡邑詞林賦藪之才俊英逸皆託之詩章以寫
其景物之勝至有足未及造其境而心與之游者亦想
像摹寫以極其趣夫如是則師子林之得名當時亦已

遠矣余嘗觀其地之廣不過十餘畝非若名山鉅刹之宏基厚址也屋不過一二十楹非若雄殿傑閣之壯麗焜燿也其徒衆僕役不過十數人非若高堂聚食常數千指也若是而能得名於當時之士大夫無乃以其人而不以其地歟蓋天如師夙自警拔又恒居天目侍中峯國師而盡得其旨功深力到愈久而彌彰是以世之賢士大夫莫不慕其為人而樂談其道即其地而賦其景耳師之上弟詎可庭將裒之以為卷持以示予予復

之曰昔之佛舍僧房託名羣賢集中以不朽者多矣若師子林則固無待於詩也無待於詩而詩以美之者當世之士夫也裒之為卷以傳永久者可庭也可庭之意非天如師之意也欲知師之道者當於此卷之外求之時至正庚寅夏五月茶陵李祁書於吳城之狀元坊

師子林圖序　　朱德潤

泰定中僕自京師還吳中適侍御史岳石木公郡守多通公會於城南詢僕以歸來意僕告之以歸林泉以遂

息肩意二公曰子有退休志盍求侶乎近城東偏有天
如則師者舊遊松江九峰間振錫來吳結屋樹竹號師
子林其為學也真實謹容平淡無為子盍與之言也僕
於是謁師師喜曰先生來何晚耶相聞舊矣遂款淨室
蒲團茶具接引清話薄扣其旨則問辯明敏了無滯礙
余益信岳通二公之言為然他日出其所撰語録别録
余讀之嘆曰師真所謂有識者耶因觀其林木蔽翳蒼
石巉立所謂師子峰者突然乎其中乃諗諸師曰昔達

安平淡可以消諸欲若以靜默不二則雖有形有聲猶不能悖況乎無聲無形而託諸狻猊以警羣動者乎雖然觀於林者雖師石異質一念在師石皆師也一念在石師亦石也然不若師石兩忘者耶師曰唯唯余識之久矣不能寄諸筆墨也師既示寂其徒卓峰立師克嗣其學與余交請為圖之且系其說於左至正二十三年歲在癸卯重陽日老雎陽山人朱德潤謹序

師子林十二咏序　　高啟

師子林吳城東蘭若也其規制特小而號為幽勝清池流其前崇丘峙其後怪石崷崒而羅立美竹陰森而交翳閒軒淨室可息可游至者皆棲遲忘歸如在嵓谷不知去塵境之密邇也好事者取其勝概十二賦詩詠之名人韻士屬有繼作住山因公裒為卷帙冠以睢陽朱澤民舊所繪圖而請予記焉夫吳之佛廬最盛叢林招提據城郭之要坊占山水之靈壤者數十百區穹臺傑閣甍棟相摩而鐘梵之音相聞也其宏壯嚴麗豈師子

林可擬哉然兵燹之餘皆委廢於榛蕪扃閉於風雨過者為之踟躕而悽愴而師子林泉益清林益茂屋宇益完人之來遊而紀咏者益衆夫豈偶然哉蓋創於天如則公願力之深繼以卓峰立公承守之謹迨今因公高昌宦族棄其膏粱而就空寂又能保持而修舉之故經變而不墮也由是觀之則凡天下之事雖廢興有時亦豈不係於人哉余久為世驅身心攫攘莫知所以自釋間訪因公於林下周覽丘池復取十二咏者諷之覺脫

然有得如病暍人入清凉之境頓失所苦乃知清泉白石悉解談禪細語麤言皆堪悟入因公所以葺理之勤而集録之備者蓋為是也不然則飾耳目之觀賞詞華之美皆虚幻事豈學道者所取哉是則來遊而有得者固不得不咏因公亦不得而不編既編則予又不得而不序也洪武五年秋七月渤海髙啟序

遊師子林記　　王彝

蘇城之東北區有林若干畝佛者居之曰師子師子者

林之一峰如其形故名而其地特隆然以起為丘焉襍植竹樹丘之北窪然以下為谷焉皆植竹多至數十萬本始升其丘之南麓便仰見師子峰高僅若干尺如舞且踞兩傍復各有峰亞匹之東曰含暉作人立左腋下有穴一腹枵然有四穴日始出則其暉映暧相射西曰吐月頗峭且銳稍夕月即見其上師子之北有室曰禪窩舍暉之東有隙地踰尋甃以石子為環坐者之所藉曰繙經臺傍有峰特出曰立玉然其狀嵌若刀劍劃作

四五葉者或曰以地肺名之為宜吐月之西有澗自竹谷中來因架石為梁曰飛虹踰飛虹以西而下其西麓乃北入竹谷中委蛇東來折以南出立玉後而上其東麓復折而南且西出師子前而下其南麓凡丘之巔踵自三西峰外諸小峰又十數計且叢列怪石什伯為羣而所取道往往經緯其間既下南麓有二道其循麓而東者至立雪堂方堂之南為卧雲室又南為指柏軒其循麓而西者至問梅閣問梅與指柏相直梅與柏各一

皆相結爲蛟虬其壽幾二百年柏之南有池曰玉鑑若鑑影以自媚者梅之西有井曰冰壺初鑿井時得古壺罇地下而其泉洌且甘以瀹茗味尤勝云余在昔於斯遊也葢屢焉而不厭今年秋復與茅宅民陳彦瀌張旻端來游而因師者予故人也止予宿問梅閣得咏歌其丘與谷者累日師曰是果可以咏歌歟顧有記也故書之石而使刋之先是有十二咏書石上其倡者高太史季迪和者張水部子宜王文學止仲謝翰林玄懿今亦

昨吐月不缺今吐遽非圓圓缺看多少孤峯只宛然

小飛虹　申屠衡

渴虹飲不足連蜷漸傴縮我來躡其背下瞰無底谷

禪窩　張簡

草窩雙樹下借與定僧居會待虛空境坐卧㧾從渠

立雪堂　陶琛

升堂獨立時一言悟未徹皓皓雪齊腰凄凄夜寒切

竹谷一作栖鳳亭　僧道衍

萬竹雲朝合孫亭月夜明鳯來緣覧德不為玉簫聲

卧雲室　王彛

秋潭看月還片雨千山暝獨有鉢中龍蜿蜒伴僧定

指柏軒　高啓

清陰護燕几中有忘言客人來問不譍笑指庭前柏

問梅閣　張適

陽回知幾許問信臘花前月白無言答如絫不二禪

玉鑑池　王行

方池開玉鑑炯炯湛虚明瘦影何須照心源已共清

冰壺井　謝嶶

冰花覆銀床雲液沁瑤甃一勺甘露漿入口不敢漱

奉題師子林二十韻就簡天如和尚

張翥

老佛叢林伯休居得名園幽藏嵒壑勝夐絶城市喧除
徑去宿莽引池發真源鳳亭遡澗橋梅閣臨柏軒咄嗟
龍象地丹碧峩雲騫怪石洞庭來荒臺洗秋痕散落萬

竹裏劣若熊豹蹲中有青狻猊主當衆峰尊凴陵鬼神會呀呷風雷奔道人一飯已趺坐蒲團温來者自名相何有眼耳根伊昔幻住翁千偈波濤翻作大師子吼洪音殷乾坤師傳一燈出與世爍羣昏摳衣雨花外詎厭叅學繁要知天目下廣闢甘露門平生楞嚴讀衲侶夙所敦身雖縻塵叅是心了然存睠彼中林社遲暮或往論期師法檀度此道非空言

小偈奉簡卧雲室中老師六首　危素

坐禪銘自集雲傳一念還超佛祖前此是菩提真種子
成華成實自年年
天目嵒前澗水聲絕厓荒徑少人行等閒會取楞嚴旨
雲散天空月自明
九衢塵土自漫漫瞬息光陰孰控摶師子林中方入定
天花如雨落嵒端
道人燕坐萬緣空栖鳳亭深一徑通只有庭前栢樹子
無言長日倚東風

鄉僧幾載客吳門世味蕭然道義尊等是江湖未歸去

寸心何日與同論卓峰上人與素同里故云

落拓京華久未歸山中閒却緑蓑衣閒來描寫虚空看

但說虚空早已非

五十六字奉上如禪伯　　周伯琦

多士來㳟萃若林阿師語默示無心鉢中龍起窺禪定

洞口猨吟學梵音鄧嶺寒烟阿育塔祇園秋雨給孤金

柏軒梅閣春無恙解組何時遂雅尋

夏日過天如禪師　錢良石

余夏日過天如禪師竹院周覽歡甚師呼茶坐予竹下因問西來意作麽意生師答曰修竹不受暑余嗟嘆而咏歌之不已遂集杜少陵之句以紀師之髙蹈以發來者之清悟云

東下姑蘇臺驚浪滿吳楚江山已定居喜無多屋宇一丘藏曲折户牖粲可數開軒納微凉脩竹不受暑贊老釋門子文物多師古價重百硨磲縈貴如糞土端居茗

續煎香美勝牛乳隱几亦無心敢為故林主今我一殘老衰謝身何補瀟洒共安禪沉思情延佇出門復入門天欲今朝雨庶足充淹留夜闌接軟語

獅子林即景十四首　維則

鳥啼花落屋西東柏子烟青芋火紅人道我居城市裏我疑身在萬山中

萬竿緑玉繞禪房頭角森森笋稚長坐起自攜藤七尺巡林絡繹似巡堂

素壁光揺眼倍明隔林風樹弄新晴樹根瓦鼓鳴殘雨

恍惚南山水樂聲

指柏軒中六七僧坐忘忽怪異香生推窗日色暝如火

薝蔔花開雪一棚

相君來扣少林宗宫從盈門隘不通散入鳳亭深竹處

石林分坐繞飛虹

半檐落日晒寒衣一鉢香羮埜蕨肥春雨春烟二三子

水西原上種松歸

鵶鶻爭巢似憤兵怒鳴死鬬亂縱横可憐踏壞杪欏樹
滿地落花無路行

道人肩水灌畦蔬托鉢船歸粟有餘飽飯禪和無一事
繞池分食餧遊魚

卧雲室冷睡魔醒殘漏深深促五更一夢又如過一世
東方日出是來生

西隣母鶴唳無休鶴意吾知為主憂養得鶴成騎鶴去
揚州未必勝蘇州

竈兒深夜誦蓮花月度墻西桂影斜經罷轆轤聲忽動
汲泉自試雨前茶
林下禪關盡日開放人來看卧龍梅山童莫厭門庭鬧
不是愛閒人不來
斜梅勢壓石闌干花似垂頭照影看白晝陰雲天欲雪
半池星斗逼人寒
雪深三尺閉柴荆歲晚無心打葛藤立雪堂前人不見
秀雲峰似白頭僧

師子林三十韻　　僧道行

上士栖禪地精藍故有名勝迺林屋洞奇冠闔閭城岌岌諸峰秀青青萬竹縈室同圖藻麗地等布金平刹頂靈光集幢陰瑞靄縈梁飛晴蝀見礦踞怒猊獰近悅罘罳擁遥憐脾睨横桂臨經閣瞑蕉傍佛龕清井甃冰壺淨池開玉鑑明鉢拘龍伏卧亭接鳳來鳴曇萼還如菊頻伽詎類鶯庭梅新著彈軒柏老垂纓檞葉欺螺翠榴英妬罽頳露晨知蕙吐日午覺葵傾磵覆叢生荔渠陰

樹列樫藥欄蜂恣繞蘚砌蟻艱征風籟吟雙徑天花雨
雨楹炊香馴鴿戀屧響聽厖驚日下旛交影雲深磬一
聲蘭燈長際曉蓮漏不違更熂觸松煬竈清喧茗沸鐺
篆烟重翳幌鏡月獨懸甕僧出齋房靜童歸化器盈蟬
號隨梵奏鶴舞逐經行慕境人勤過忘形客倦迎參時
機較密定處步宜輕踈闊緣方絕孤高道始成遠閒思
結社潛醉願投盟要識林中趣應存物外情會須來掃
石宴坐學無生

師子林池上觀魚　高啓

穿蒲尾獨掉唼蕒口羣仰波平沒見痕池靜跳聞響漁罛已免捕僧盂每分養落日意無驚識我臨流賞

同前　徐賁

微微林景涼悄悄池魚出欲去戲仍戀乍探驚還逸行循曲島幽聚傍新荷密不有濠梁興誰能坐終日

七月十五與高季廸過師林　張適

方罷文字燕復來釋子居輕飈却暑後斜日下林初非

無明旦遊偶此清思餘適當解夏日羣公正安舒或出
囊中文或發函中書久論理臨析玄談趣中虛仰聽歸
林巢俯察沉淵魚物性咸自適遊心亦晏如

七月廿七日過東郭師子林蘭若如海上人索

予畫因寫此圖并爲之詩　　倪瓚

密竹鳥啼邃清池雲影閒茗雪爐烟裊松雨石苔斑心
靜境恒寂何必居在山窮途有行旅日暮不知還

師子林菴在城東北隅元至正二年僧維則建多聚

宏深鮮克有濟滇南弘上人自永樂甲午不遠萬里來
朝既領職於天界禪寺尋奉詔旨遊方若湘湖閩浙間
名山古跡涉歷殆遍常住福州天王寺伐翳剗莽聿有
成功未幾來吳因駐錫焉起閶門釣橋於頹波斷岸之
間造承天寺萬佛於層樓傑閣之上與凡方便事力有
可及者無不盡其心焉由是道譽益隆禪芳益茂乃宣
德乙卯會覺報主席久虛未有當其任者衆舉上人為
宜遂達於録教事者弘因以寺名奏請特賜今額其所

以仰承帝訓往踐祖庭士庶具瞻山川增觀不可無文以表著之也中書舍人姜君子徵得同朝大夫士送上人詩若干篇謁予序首簡予惟佛氏之學外形骸齊恩怨踽踽涼涼將特立於物表其自視不輕矣然自昔神僧勝士能不死其名者亦資文以傳爾予雖未識弘而大夫士之詩鏘金戛玉諧鈞協頀必其有可誦之寔矣翊子徵之請予言尚容靳哉是年秋九月初吉行在太常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金問公素序

正覺寺記

吳寬

吳城中分四隅惟東南居民鮮少自巷衢外彌望皆隙地大率與郊埜類訪其遺迹先朝廢宅及故佛老之宮為多今正覺寺者相傳其先為宋楊和王別墅後為元人陸志寧寓館既而捨為僧寺號大林菴國朝二十五年洪武詔清理釋教菴併入萬壽寺遂廢久之一內侍有公事於吳得其地適有僧自滇南來曰弘此宗者才智人也寓於吳多所興修內侍遂以其地遺之於是此

宗上京師奏乞為寺朝廷特從之因賜寺額曰正覺而
為住持寔自此宗始時宣德乙卯歲也其事見翰林學
士金公問所贈序文此宗沒傳其徒福瞳瞳傳其徒祖
鎮再世有戒行能守其業予時故家居與故山西參政
祝公往遊坐談竟日留詩而還蓋二十餘年矣一日鎮
公以書來言寺創於前人已久未有記之者願書之夫
吳自六朝來佛老之宮相望於郡中穹門廣殿長廊傑
閣土木之功窮極侈麗所以成此者豈皆其徒之身之

所出哉出之人而從其說以為福田利益者也予嘗獨愛正覺為寺其地殆百畝非不能為彼侈麗之觀者顧其屋纔數楹於奉佛居僧僅足而已其外悉用以樹藝其徒特食其所入以自足不鼓其說以求人其賢於其類者哉故為記之志寧故大家在當時園亭勝絕尤好植竹至今美種蔓延不絕人猶以竹堂稱之地既幽僻入其寺竹樹茂密禽聲上下如在山林中不知其為城市也又幸其去予家更邇徒步可至予將歸老良時策

華嚴大藏之書會讀羣誦積日絫月動千百部功在沙門於是洗心藏密異居别處投身物外所謂飲食衣服菜果香燈慶祝朔望雨暘祈禱之事不服治理日維掃榻焚香高者欵賓談詩下者念佛待老是東堂樂地梵言所云波羅者是也吳城東南有竹堂寺為元陸志寧園亭嘉竹蔓衍幽禽密樹遊其間者若在山林初為宋楊和王别墅傳之志寧志寧復捨為大林菴國朝宣德十年滇南僧弘此宗者遊寓於此始奏改今寺賜名正

覺事載翰林學士金公問贈行序中此宗再傳得令祖鎮清修澹泊於寺為稱成化壬辰推為主席歲在丙申乃退先是贈侍郎東庄吴翁鄉士叔讓錢翁俱交厚於鎮捐厥材費[illegible]為退居堂室軒墀庖井湢厠秩然就位厥後好事者又助而闢之於是寛行潔淨幽雅成趣逮正德改元鎮之居是踰三十年矣乃者磨石介侍郎之孫嗣業過予請記惟鎮初去其家以從浮屠氏而退焉則其志慮澄澈與世相忘所謂見性到岸久矣回想楊

和志寧當時富貴地在而物改時已變而竹獨存則萬鍾之貴千駟之富其於我何有哉夫凡物有其進必有其退雖造物陰陽寒暑皆然也若鎮也可謂達其理矣吾黨之士與鎮少遊竹堂或就假居卒業久之去為有司為京曹其于生民飲食菜果日用能主之否也能不使之告乏否也能弘大吾儒之教否也猶且汲汲求進忘其退焉嗚呼異時懸車過鎮得共此樂者不知伊誰人也記之以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爪

涇徐源撰

與參政祝公遊正覺寺　吴寛

陸公已逝逐浮塵弘老重來刈野榛百畝園林成故事一天風雨醒遊人碧梧淨洗今何在修竹叢生舊有因白髮耆英留醉墨晚涼傳玩席間珍

已未春與天台李秋官吾蘇楊黄門同遊竹堂過古石上人梅東房時梅爛開小宴花下賦此　沈周

竹堂梅花一千樹香雪塞門無入處秋官黄門兩詩客騎馬西來為花駐野翁攜酒亦偶同花不留人人自住滿身毛骨沁冰影嚼蕋含香各搜句吉祥牡丹清本欠定惠海棠幽亦末只凴披口詫繁華似恐同花不同趣酒酣塗紙作横斜筆下珠光濕春露只愁此紙捲春去明日重尋花滿地

竹堂留別　金琮

問我歸期尚漫然老僧預餞竹堂前此身清淨元無垢

今日遲留似有緣柳色到門青送酒梅花開樹白連錢醉來忘却下山路明日滿城生夜烟

過正覺寺　皇甫信

暫著荷衣到上方梅花無數落清香山牕僧定眠雲冷石鉢龍歸帶雨涼舍利有光迷寶座佛燈分影照金廊題詩不覺歸來晚回首遥天落日黄

雪晏竹堂寺　王寵

遠公偏愛客高會兔園才畫室香貂滿天花寶樹開林

端迷塹谷象外徹樓臺對此復能醉長歌甘草萊

竹堂　　皇甫涍

香積深藏竹雲寒鐘磬徹踏花迷雨徑入鳥到林扉真相看猶在浮踪悵屢回來玆航寂樂清夜坐忘歸

正覺禪寺在城東南隅其先為楊和王別墅元為陸志寧寓館尋捨為大林菴洪武中廢永樂中滇南僧弘此宗再建奏賜今額吳寬記其地多美竹又稱竹堂寺

閒趣軒記

徐有貞

吳之東禪寺有正受上人者其迹寄浮屠中而志慕吾儒攻詩文善談論賢達士多與之遊居一軒高敞幽閴中惟貯古今圖籍不設佛事客至則相與倒觴和詩竟日不厭甞自詫曰世間事無我與矣而求閒者莫我若焉遂大署其軒之楣曰閒趣因予表兄范以清來京師請為之記余以其浮屠能慕吾儒也乃不之拒夫趣向也志意之所向為趣若目向色而有視之趣也耳向聲

而有聽之趣也鼻向臭口向味而有嗅嗜之趣也是皆趣也而志意之趣尤大志之向富貴也則有富貴之趣志之向功名也則有功名之趣志之向道義也則有道義之趣富貴之趣淫功名之趣壯道義之趣真天下之趣富貴十八九焉功名五六焉道義一二焉盖耳目鼻口之趣同而志意之趣异异焉者要亦不出乎三者之外矣今受也又獨以閒趣名余不知其何趣也其耳目鼻口之趣乎則色聲臭味皆浮屠氏所幻而空之者也其志意之趣乎則富

貴功名亦浮圖氏所幻而空之者也惟道義不可以空幻而浮屠氏又不知求也然則其趣果何在耶雖然受雖迹浮屠其志意非專向浮屠者也使其不迹浮屠則其於富貴功名道義之間亦必有所取矣惟其迹浮屠故棄富貴謝功名越道義而自趨於幽寂無事之域與山水雲月為侶不以閒為趣得乎宜其求閒之深也夫趣富貴者不知求閒趣功名者不及求閒而趣道義者不必求閒求閒者誠莫若受也嗟乎受也予不惜其不得富貴功名之趣而

獨惜其不得道義之趣也茍以浮屠氏空幻為言則其所謂閒趣者亦空幻又豈復有軒之可名而待予記哉

閒趣軒　　遇賢

門前綠樹無啼鳥階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

宿東禪靜公房　　吳寛

來為東莊遊還作東林宿林下扣禪扉幽徑行自熟齋廚夜寂然倦睡襍僧僕方床習趺坐飲我一茶足坐久

湯室温洗沐解塵服衲翁故延欵展畫更燒燭逶迤水上城突兀月中屋夜靜風轉號曠野有高木踈雨忽復來春夢不可續端如紫極宫百感入詩腹便當遊汗漫安復事拘束晩歲返舊廬為隣豈須卜

同前　李應禎

松杉滿院風爪豆一籬緑不聞車馬過時得高人宿暫來還獨歸悵望城東曲

八月廿二日與諸友過東禪　蔡羽

已候東林磬仍追緑蔭凉波光廻佛地樹色寂溪堂坐
訝尊中翠行憐屐齒香日沉初夢醒黄鳥弄幽房

其二

廬山月未起座上白蓮開已識遠公操何妨謝客來秋
風動溪籟蘭氣發山盃片石難將去煩君護緑苔

晚過東禪　　皇甫涍

爐氣花陰禪徑重高僧出世住中峯尋幽自入清溪路
遥聽雲門起暮鐘

東禪教寺在萬壽東南臨城濠吳赤烏間陳丞相宅因池中生瑞蓮遂捨為寺名鎮國院唐大中間敕改東禪明覺寺宋㬪僧遇賢號林酒仙居之元至正間燬國朝洪武間重建

過永定廢寺　高啓

亂後僧何去門閒落葉時晝昏秋蝕老齋斷午禽飢罷說傳心法猶看賜額碑不知興壞理來此豈無悲

過永定精舍訪南岳上人　劉鉉

誰識名林有遠公閒齋只住郡城東詩禪脫悟追靈澈畫墨清虛肖惠崇座上梵追金磬響佛前燈應寶幢紅相過莫問三乘道萬法由來本是空

永定精舍　楊循吉

古刹吳城裏相傳始自唐殿高鷹磨頂門啟檜成行布地將千載分燈有數房涵空雲治淨當閣野梅長塵動無餘法經完室蘊香暫遊非久住靈境獨徜徉

永定講寺在吳縣東南吳地記云梁天監中蘇州刺

史吴郡顧彦先捨宅建唐乾符間賜今額陸鴻漸書韋應物罷郡寓居寺中故多賦咏初寺在閶門北景福五年始遷於此天福中更名普慈元僧聲九臯作海印堂又取韋詩作閒齋元末燬國朝洪武中重建嘉靖間郡守胡纘宗廢為金鄉書院惟存一房於後出入

蘇州南禪院白氏文集記　白居易

唐馮翊縣開國侯太原白居易字樂天有文集七帙合

六十七卷凡三千四百八十七首其間根源五常枝派六藝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矣然寓形放言緣情綺語者亦往往有之樂天佛弟子也備聞聖教深信因果懼結來業悟知前非故其集家藏之外別録三本一本寘於東都聖善寺塔院律庫中一本寘於廬山東林寺經藏中一本寘於蘇州南禪院千佛堂內夫惟悉索散文歸依三藏者其意云何且有本願願以今生世俗文字放言綺語之因轉為將來世世讃佛乘轉法輪之緣也

三寶在上寔聞此言開成四年二月二日樂天記

南禪集雲寺重建大雄殿記　吳寬

吳有佛寺曰南禪集雲者國初賜額也寺之始建不可考自唐宋以來多名僧居之皇明又有若寶曇和尚者高皇帝知其名召赴闕下俾住蜀之峨嵋化行其地久之而還因奏先所居吳門集雲旁有妙隱大雲二寺乞合而一之為是上從之始賜今額寔洪武二十四年也事見左善世弘道所制寶曇塔銘乃成化十二年十月

十三日寺燼於火主僧德本以為已事欲重建之而力
未能也於是徧叩富室求施積財蓄料蓋越十寒暑爰
以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興工始克建所謂大雄殿者
像設既完供養益盛乃復建方丈以為宴息之所觀者
稱歎以本公之勞其心力役其精神不負乎其教有可
嘉者然其意猶以寺之規制未備欲悉建之而力亦未
能也特求予記其功之成者至於數四而不已惟茲寺
在城之南有山林幽絶之勝自昔賢士大夫嘗辱愛之

負其教者乎

贈鏡菴上人　　　　徐縉

滄浪池頭秋水深滄浪亭上秋月明上人栖隱巳七十披衣擁錫傾相迎竹扉松徑自成趣猶記當年濯纓處從茲借榻學無生笑指天花落庭樹

南禪禪寺唐開成間僧元遂建有千佛堂轉輪經藏白居易記居易在郡嘗書白氏長慶集留千佛堂舊稱南禪寺唐有之今失所在按今寺在郡學東本名集

褒崇至於親承聖渥惟此得之且寶曇遺塔所在前洺後岡古松標壽有廣陵南園之舊跡斯非伽藍之傑然者歟境不能勝必有嗣人燬而復興茲惟道力於是西房一峰嵩公暨徒松嵓鎮公又一治於斯菴也當正德中菴遭回禄已為瓦礫之塲十二年一峰師徒以已資先建大殿不藉檀施之力閱八月告成至今嘉靖三年又建堂宇門廡自為一房亦成座下半雲雪溪本嫺吟筆馳聲叢林至是咸預駿奔共落勝舉然後祝聖有所

居衆有寮美哉輪且奐矣十四年南禪主席缺負衆推松嵓為綱紀亦為盡力修葺傾囊無吝明年隨牒上禮部領劄住寺既歸具事跡請記尋先約也惟大雄氏之道弘被四洲匪徒以寂滅為事其中富貴與世諦等惟善嗣者受其福兹菴化舊為新能恢弘先業非其迓承紹續得人之一驗歟且荷國家恩命外緣無擾受賜匪常得不晨香夕燈以竭焚脩之報即永構法隆傳祀無極可不勗諸一峰妙通醫術體釋行仁由是克裕淨財

用充興復既崢嶸於法門矣松嵒剛直有為醫學尤精兼好文字皆前修之上足本山之小宗昔之創固不易也今復尤為難焉是宜書以志之

草菴紀游詩并引　　沈周

弘治十年八月十七日余有役於城東寓草菴為始遊也菴名本大雲菴前有古草菴者居之遂諱為結草菴菴近南城竹樹叢邃極類村落間隔岈望之地浸一水中其水從葑溪而西過長洲縣治支港稍南

折而東復南行至菴左流入環後如帶滙前為池其勢縈互深曲如行螺㲄中池廣十畞名放生中有兩石塔一藏四大部經目一藏寶曇和尚舍利東西二小洲橢而方浮汨塔下猶筆研相倚東洲南次通一橋惟獨木板耳過洲復接一木橋人行側足慄股徹橋若與世絶自此達主僧茂公房房據東偏中有佛殿後亘土岡延四十丈高逾三丈上有古栝喬然十尋其枝骫髅深翠數百年物西亦有房與東房等寔

茂之姪禎公分栖處也山空水流人境俱寂宜為脩禪讀書之地勝國時有斷厓和尚肇業於此繼之寶曇曇雲傳為斷厓轉生皆了悟之人地理家謂其四獸俱全風氣藏鬱以是觀之吳成諸蘭若莫之及矣是夕宿西小齋紙窓月色耿耿無寐因得五字律一首

沈石田寓結草僧院次韻　楊循吉

塵海嵌佛地廻塘獨木梁不容人跬步宛在水中央僧閒兀蒲坐鳥鳴空竹房巍然雙石塔和月浸滄浪

門前即人世活板作飛梁古殿崇三寶寒泉繞四央松枯老成怪蜂出晚知房更擬分禪榻來聽夜雨浪

贈澄上人　蔡羽

五載栖雲宅如浮海上舟斷梁僧渡熟踈竹鳥啼稠静得觀魚樂閒堪學道謀棹歌何處起城裏有滄洲

寓大雲菴贈茂公　王寵

趺坐長眉老稜稜揷五峰池開通寶筏巢古挂雲松拄杖胡藤斷袈裟金縷縫徑行那出户堦蘚自蒙茸

贈松嵒　顧禺臣

老衲身貧道不貧談經施藥濟貧人嵒松可是千年物影落金山丈六身

大雲菴一名結草菴在南禪寺東即其別院也元至正間僧善慶建

碧筠精舍記　蔡羽

天王寺之南洲為精舍竹二畆池倍之閣十尋軒五竹之一客之造南洲先於軒次竹次池次閣還休於軒古

器像充焉暑之月池於濯竹於巾窗於書席於琴於奕閣於風酒食之會則於軒其霽也池明竹明窗明席明軒明而閣又極明城中之臺榭城外之雲山皆在閣前其晦也池暝竹暝窗暝而閣亦暝聞萍藻之聲竹之韻而已余之卧是軒也當壬午六月洞心澄覽則得之池焉洒襟臆颸毛髮則得之竹焉晝書昏誦則得之窗焉憑空御遠觀中吴之氣雲物之變則得之閣焉憩息舒倦守神則得之軒焉彌月居得已多使終身居之得又

舊日沙彌今老禪白頭我亦異當年見恒河性依然在莫為浮生一惘然

天王寺訪濟之不遇　皇甫信

特為尋君不見君山牕寂寂鎖秋雲偶然回首逢僧話滿樹寒蟬帶夕曛

天王寺　胡纘宗

叢竹陰陰覆子城煙雲靄靄度瓜涇僧歸何處溪頭雨野寺寂寥春鳥鳴

天王寺在子城西唐大歷元年僧不空建

姑蘓能仁菴記　　祖瑛

有道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故身彌隱道愈顯天目幻住本公其道大而弟子至者衆逃於窮山海島弟子追逐之不捨高麗君長即山問道朝廷屢徵不起於其死也謚之以普應國師之號仍賜其書入藏嗚呼何其盛哉夫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而人不之親窶人之子得一金日抱之以號於道路曰吾甚富吾甚富而人莫不

笑之若夫積富之家深藏若虛其有道者亦若是耶方
師之逃於潛至乎皖也有祖震者先隱此山願為役終
身從遊匡廬金陵旋至天目擇其勞者躬為之如庚桑
之於老聃薛勤之於郭林宗明大禪之於妙善必有厭
服其心者也至大四年吳江居士陳無心以白洋山新
菴施師名之曰順心庵俾震主之震以姑蘇為禪衲遊
訪之所而無所歸及至治二年買仰家橋嚴氏地南北
至河東西延二百三十三尺卓菴曰能仁以駐飛錫有

果菴居士吳志英者佐之施財作觀音羅漢之像自門而室及買菴基之右太湖余氏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三尺至順二年復買菴基之左戴氏民地為園南北至河東西延八十五尺爰及松陵贍衆之田六十二畝心之所施者畢應菴既成以順心所度弟子正性領菴事定為甲乙傳授立誓以示誨盖震之侍師既已得師之道焉用其土苴固足以成教況其精者乎於是震之死又一年矣性慮其後罔念先規而斁成法介吾

從師過廬岳之金陵歸天目日設夜禪寒暑不憚勞苦
至大四年有吳江檀越無心陳君建菴于吳城西白洋
山請師開山師名菴曰順心俾震主之領衆焚脩告天
祝壽自爾菴緣益隆食指亦衆乃剃弟曰善權善濤正
午正等正性正智各領菴務復剃正勤正登正行切念
十方禪侶叅學問道往來無栖宿之所至治二年買府
城仰家橋嚴氏宅第卓菴扁曰能仁及承果菴居士吳
公施財作觀音羅漢并莊嚴供養之具仍買菴基之左

苦超度沉淪自利利他令法久住若不然者即邪魔外道重招來業決非吾之眷屬也大元至順二年春正月十二日老僧祖震遺囑付能仁主僧正性收執元紀元年春正性買東園東北枕河王氏空地一方入深二十丈五尺東西延二十丈三尺因付吾師遺囑摹刻上石遂識於後至元二年十月十七日住山沙門正性立石

吳興趙孟頫書丹并篆

能仁菴在城西北隅仰家橋西元至治間僧祖震建

僧祖瑛記今為勢家所有

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十